四庫全書

子部

仕學規範卷二

宋 張鎡 撰

為學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閒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謝子與伊川别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别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

者也

謝顯道云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謹不要尋行數墨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已上出程氏外書

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便志其小茍志其小

志在行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

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顔淵學仲尼不幸

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

要見聖人無如論孟為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只是

須涵泳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於

已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蓋
惟深則能通天下之志
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
聖人之奥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
錯於前不足為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為梗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
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

則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胷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别理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

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顔閔之徒

小程可如顔子然恐未如顔子之無我

今人為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

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

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

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

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

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育其德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求新意心中苟有所開明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

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已上出橫渠理窟

學者觀書每見每知新意則學進矣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已上出橫渠語錄

子路無宿諾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而未能有行惟恐有聞此可謂有勇矣學者之病常在於無勇使之勇焉中庸之極可坐而臻也出臨川集講說錄

予㓜時先君日課令誦文選甚苦其詞與字難通也先

君因曰我見小宋（即景文公）說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汝等安得不誦由是知前輩名公為學大率如此（出塵史）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為學（出涑水迂書）

先生謂馬永年曰吾友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死戒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尚少

也又齊景公晏子適魯問禮時孔子方年三十其後孔子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魯時孔子年六十三歲乃始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了却一生著述盖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著述始可為後世法譬如積水於千仞之源一日决之滔滔汩汩直至于海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終不能有所至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盖為此也

先生曰某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甞三日不相見甞記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為計非為北朝計也遼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歎其言以為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為然先生又云

前輩讀書例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爾武帝時嚴安上書諫用兵其略云今徇南夷朝夜即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源出於此已上出元城語錄

司馬温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公又云司馬文正對賔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

之有草簿數枚常致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為常其書事皆真謹公見時已有三十餘簿出元城譚錄

胡珵問學者所守要道畢竟如何公曰尋常未嘗與人言既蒙下問不敢不對學者所守要道亦只是一字更無兩字只一勤字盡矣學者能勤則邪僻無自而生中立門人有黄鍰者亦見問嘗以是告之珵曰甚善甚善只為至誠無息學者誠以為主勤以行之不

亦善乎公曰誠是本勤是末求之不已謂之勤纔有間斷便不可謂勤也出南都道護錄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十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

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捨晝夜行復脩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名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出東軒筆録

王荆公教元澤求門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為之主

楊中立云人要為善須先明善始得

陳幷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

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呂原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效也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已上出晁氏客語

忠憲公少年家貧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上學書至晚洗去遇烈日及小雨即張繖以自蔽時世間

印板書絶少多是手寫文字每借人書多得脫落舊書必即録甚詳以備檢閲蓋難再假故也仍必如法縫粘方繼得一覼其艱苦如此今子弟飽食放逸印書足備尚不能觀良可愧恥出韓莊敏公遺事

學者纔有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唯顔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嘆須是百尺竿頭更進步始得

今之學須是如饑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

於此則不得

或問或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如何曰是也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已上出上蔡語錄

仕學規範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三

宋　張鎡　撰

為學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曽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

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語仲素云某常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

以心驗之從容黙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為者如此已上出龜山語錄

康節先公少日遊學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恍惚至倒誦佛書康節亟歸不復出夫人捐館康節特毁甚躬自爨以養祖父置家蘇門山下康節獨築室于百源之上時李丞之子挺之東方大儒也權共城縣令一見康節心相契授以大學康節益自克勵三年不設榻晝夜危坐以思寫周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

聞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學又往質之挺之去為河陽司户曹康節亦從之寓州學貧甚以飲食之油貯燈讀書一日有將校自京師出戍者見康節曰誰若學如秀才者以紙百幅筆十枝為獻康節辭而后受每舉此語先夫人吾少日艱難如此當為子孫言之伯温少時因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公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

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躐矣伯温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已上出邵氏聞見錄

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已上出涪陵記善錄

呂居仁云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為本熟

味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為吾用矣

滎陽呂公嘗說楊學士應之樂善少比聞一善言必書而記之滎陽公嘗書于壁云惟天子為能備物惟聖人為能備德應之遽取筆錄記之

滎陽公入學時二十一歲矣胡先生實主學與黄右丞安中履邢尚書和叔恕同齋舍時安中二十六歲為齋長和叔十九歲安中方精專讀書早辰經書每授

五百遍飯後史書可誦者百遍夜讀子書每授三百遍每讀書危坐不動句句分明

滎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聲重則記牢

張横渠詩云若知居仁宅先須入禮門温公作横渠哀辭曰教人學雖博要以禮為先伊川先生云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先有所据守然則横渠之教以禮為本也

顧公子敦內翰嘗語東萊公云學者須習不動心事緒之來每每自試久久之間果能不動則必自知曰我不動矣由此觀之前輩所以自立非徒然也

陳瑩中嘗云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巳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

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

滎陽公嘗言所在有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蓋漸染

使之然也人豈可以不擇鄉就士哉

李君行先生嘗言學者當以經書論語孟子如秤相似以秤量衆說其輕重等者正也其不等者不正也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禮儀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脱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正獻公每時節必問諸生有進益否已上出呂氏童蒙訓

士大夫學術須正一或不正往往操履皆邪其爲利害不止及其一身吁可畏也然士夫孰不自以爲正柰何其始辨之不明講之不詳得其形似執而不化遂爲終身之害只如教小兒自其發蒙時教之以正如曲禮言幼子常視毋誑亦此理也漢景帝鼂錯教用術數宜其亦不免也

或問獨學無友當如何曰讀古人書不可作死法看如

此則便是益友

善畫者於一枝一葉意象思索僅得其似而化工一陶千枝競發萬葉爭秀濃纖小大不失毫髮其勞逸不同而真偽自分人之所得於心與得於人者萬萬相遠此可與知者道

或問學者欲正心如何下工曰須明乎善不然又恐錯認已上出橫浦語錄

書猶麴櫱學者猶秫稻秫稻必得麴櫱則酒醴可成不

然雖有秫稻無所用之今所讀之書有其文雄深者有其文典雅者有富麗者有俊逸者合是數者雜然列于胷中而咀嚼之猶以麴糵和秫稻也醖釀既久則凡發於文章形於議論必自然秀絶過人矣故經史之外百家文集不可不觀也

學者苟專意時文不知研窮經史則舉業之外叩之空空亦可恥矣盖學經所以正吾心觀史所以行吾決安可視為不急之務故前輩謂久不以古今灌溉胷

次試引鏡自觀面目必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正謂
此也

已以為是衆以為非已以為非衆以為是吾將何從曰
學而已矣學而明乎善則是非不愧於聖人矣否則
是非皆私心爾奚擇焉

孔門學問非徒載之空言必期見於行事故子貢問孔
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告之以其恕
乎子貢行此一語平生銓品之心一旦消殞至謂紂

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仲弓問仁孔子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仲弓行此二句至於可使南面學云學云空言云云乎哉

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矣

君子之學豈志在取一第效一官而已飲食起居皆穼

相事業也

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于胷中則益矣韓

子曰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也

六經之書浩慱而難窮故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

無詩學者莫若精意語孟語孟中得趣則六經皆可

觸類而知矣

山谷荅王觀復書云所示詩文皆興寄髙遠但語生硬

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

未精愽爾以此知讀書雖貴慱然慱而不精亦無益也

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胷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

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矣已上出張横浦日新

夫理不窮則物情不盡物情不盡則擇義不精義不精

則用不妙用不妙則不能所居而安居不安則不能

樂天不能樂天則不能成其身矣故學必以窮極物

理為先也然非身親之則不能知味

大體既是正好用工近察諸身遠察諸物窮竟萬理一

以貫之直造寂然不動之地然後能吉凶與民同患

為天之所為矣此聖門事業也

堯授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言微妙也危

言無常也故孔聖自十五志於學積十五年工夫然後敢以立自許自是而後每積十年工夫而後一進未至縱心所欲不踰矩則猶有人心消磨未瑩徹也及至縱心所欲不踰矩方才純是道心與天無二故中庸稱孔聖之德終以天地之所以為大結之更不稱仲尼也今之學道者少有所得則忻然以天地之美為盡在已自以為至足矣就世俗而言之亦可謂之君子論於聖人之門乃是自弃自暴者耳

學者所以學為治也講之熟則義理明義理明則心志定心志定則當其職而行其事無不中節可以濟人利物矣反是則其害豈可勝言已上出五峯遺文

伊川之學無虛頭只要實塲塲地用功踐履一節節行到

伊川云敬以直內凡人修學當先以敬為主此盖顔氏克己復禮之說其門庭大率先要躬行耳已上出蒲氏漫齋録

仕學規範卷三

仕學規範卷四

宋 張鎡 撰

行已

魏侍中仁浦性長厚在顯位未嘗有驕矜之色接士大夫尤有禮觧州刺史鄭元昭嘗因事謗仁浦仁浦既貴終以德報之語在元昭傳又漢隱帝寵作坊使賈延徽延徽與仁浦為鄰嘗欲并仁浦之第以廣其居屢譖仁浦於隱帝幾至不測及周祖入汴或有擒延

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兵戈而報怨不忍為也周祖聞之稱為長者

范魯公質性卞急好面折人然廉介未嘗受四方餽遺自內苑至相位僅三十年所得俸禄多給孤遺閨門之中食不二味故身殁之後家無餘財後太祖因講求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營産業真宰相也並出太祖朝名臣傳

竇偁太平興國七年夏以本官知政事先是偁與賈琰

在上幕府琰便佞能先意希旨偁常疾之上與諸王宴射琰侍上側頗稱賛德美詞多矯誕偁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媿於心哉坐上失色上亦為之不樂因罷會白太祖出偁涇州至是始大用偁申謝上謂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偁曰陛下以藩邸之舊出於際會上曰非也乃汝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偁頓首謝

魏咸熙故宰相仁浦之子也性仁孝長者弟咸信任節

度使駙馬都尉奴僕衆多費用益廣咸熈所受先人貲財市邸第得緡錢以十七八與弟咸熈裁取一二自給而已累典藩郡所至皆理性寛厚嘗一日召僚友宴飲初罷兩浙轉運使市得越中陶器因大治具羅列之侍者數人舉食案前相嘲誚反案盡碎之坐客皆失色咸熈不之怒止令更設他器别為盛饌亦不笞責侍者寛厚有器度專務掩人過部下吏有材術孜孜引薦

李文正公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知政事多
譖昉於上人有言於昉者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後
盧事敗昉頗為揮觧之上因言盧多遜居常毀卿不
直一錢昉始信上由此益重昉
王侍郎祐之知制誥也盧多遜與宰相趙普相傾每諷
祐欲與已協共擠普祐不從以為唐宇文融嘗與張
說有隙時說為融所擯而出及說復入融遂敗祐因
以融傳示多遜多遜不悅及多遜參知政事乃出祐

華州後終以隂事中普及普復入多遜果及禍與宇文融事正同識者以是許祐之先見上嘗詔於史館集撰神醫普救千卷中官王文壽監視其事權勢甚盛館中學士皆往謁見待之甚厚祐獨不請謁人亦以是多之有集三十卷行於世祐死之日家無餘財搢紳稱其清儉已上出太宗朝名臣傳

曹侍中彬小心畏謹遜言恭色在朝廷未嘗抗辭忤旨被服清素有同儒者尤踈財利未嘗聚蓄局量寛博

喜慍不形未嘗言人過平蜀迴太祖因從容問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及固詢之惟薦隨軍轉運沈倫謹厚可任居公庭必冠帶危坐如對君父不名下吏見百執事必荅拜其為藩帥遇朝士於途必引車避之過市則戒騶御不令傳呼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自延安還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遽為上請歸休閑閤門無雜賔總戎伐罪濟以仁恕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為第一

呂正惠公端姿儀瓌秀有器量寛厚多恕善談諧意豁如也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懐深為當世所服端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故相馮道耀帥趙文度皆鄉里世舊道子病廢分俸給之又表薦文度孫紹宗

錢樞容若水有清識風流儒雅好學善談論尤愛西漢書常日讀一卷事繼母以孝聞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寮佐而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士類孜孜忘倦後

進多所嚮慕其在樞近同年生有為縣佐每謁見若
水必序齒而拜之
李文靖公沆慱涉文史識大體内行脩謹居位謹密門
無私謁公府視事之暇多危坐終日未嘗跛倚其嚴
重溫雅公忠亶諒近代之賢相也
郭尚書贄初作賦頗有聲邑人同在籍中者忌之潛加
謗毀自是連上不中選洎贄再知貢舉邑人子以明
經充薦詔下之日悔而歸贄聞之亟命親善者名還

慰諭俾復就舉遂預薦中第

呂許公蒙正性沉靜寡言有器量以守道持正稱初為相時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有言於太宗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賄此乃蒙正未第時與索於紳不能如意以致其罪耳太宗即時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辯未幾罷政柄會置考課院得紳舊事實狀黜為絳州團練副使蒙正復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在西京日内臣之貴要者將命

而至蒙正接之不逾常禮時人重之

王文正公旦端重介直操履堅正明達治體接物若甚和易而風格峻整當官臨事莊厲不可犯其為相也屬罷兵之後朝廷求治旦能遵守法度承導善意妙於啓奏言簡理順有識略善鎮定大事謹惜名器叙進材品使人各得其所雖咈於已者亦不以私廢公陰薦天下士有終身不知者縉紳咸伏其平恕久於其位始終如一上優待之沖澹寡欲奉身至薄所居

舊第甚陋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飾氊席愠而不許在中書未嘗奏蔭諸子婚姻不求門閥事寡嫂有禮與弟友愛甚篤留意文雅及近世典章官族志在敦獎名教中外莫不欽其風德為國宗臣上所尊禮盖平世之良相也

查龍圖道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之以獻道即令計直挂錢於木上而去家甚貧多聚親識之惸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

廢弃孤露者待之愈厚多周給之嘗有僚女貧為人
婢道知而贖之為嫁士族縉紳推服其履行
趙文定公安仁質直純慤敦守操行外晦內明無矯飾
小心畏謹以謙退自處有所獻替退公必削藁尤寬
恕與物無競雖家人僕使未嘗見其愠色女弟寡居
取歸給養其甥尚幼躬自教導為畢婚嫁甥卒并葬
其父及諸親少與宋元與同學元與門地貴盛待安
仁甚厚元與早卒裔嗣衰替安仁屢以金帛濟之善

訓諸子手寫周易論語孝經老子凡七子人授一部雖至貴顯簡儉若平素尤嗜讀書所得禄賜多置典籍手自讎校

崔吏部遵度深於文學篤厚長者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沖澹清介恬於勢利遵度僦舍甚湫隘中有小閣手植竹數竿朝謁之暇默坐其上彈琴獨酌翛然自適殆忘寢膳處世寡合然與人交終始無改士君子多之已上出真宗朝名臣傳

初張文節公知白參知政事而王欽若爲相論議多相失因而請解去及丁謂爲相欽若謫司農卿分司南京乃徙知白南京意其報怨及至待欽若加厚論者多之

鼂文元公迥樂易純固服道甚篤雖貴執無所摧屈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固護如免髮膚之傷

王文正公曽前後輔政十年每進見言天下利害事多

審而中理性純儉衣無華采居家𧷤御罕見其喜愠色人無敢干以私每入朝盛服進止如有尺寸狄咨學棐在河中時内臣旁午有自矜權寵者欲引援之棐荅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豈晚節緣近倖以希進哉及其終家無餘貲

吳龍圖遵路性夷雅謹重寡言笑善與人交初若平淡然風義久而彌著立朝敢言丁母喪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沒家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俸賙其家

崔工部立性淳謹喜論事大中祥符中真宗方修封禪
之事士大夫爭獻賛頌立獨言水發徐兖旱連江淮
無為有烈風金陵有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而中外
多上雲露草木禽蟲諸物之瑞此何足為治道哉願
詔史官勿復紀錄前後凡上四十餘事多所施用

韓文忠公億性方重治家嚴而有法雖燕居未嘗見惰
容其親舊之孤藐者多為昏葬之

章文憲公得象性簡重在翰林十二年恬然自得章獻

太后常遣內侍至院必正色嚴待之未嘗交一言在中書八年子弟親戚皆抑而不進

嵇內翰頴舉進士時王曾張知白相繼為南京留守謂其子弟曰頴謹厚篤學若曹之師表也張堯封嘗從頴學所為文多納頴家其後堯封女入禁中為修媛令其弟化基詣頴求編次其父槀為序以獻之頴不荅亦不以獻

范文正公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

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宗屬汎愛樂善士人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知其名字又所至有恩鄧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畫像而生祠之

杜正獻公衍素清約初無居第既退始卜家南都餘十年出入童指六七人若平生無軒冕者

孔寺丞旼隱居龍興之龍山下性介潔好讀書家有田數頃賦稅嘗為鄉里所先又嵗饑賙所不給者未嘗

計其家有無故環所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州以行義聞賜之粟帛又給復其家已上出仁宗朝名臣傳

仕學規範卷四

仕學規範卷五

宋　張鎡　撰

行已

宋文憲公庠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尤畏法在州使工覺堂塗取卮酒與之後知誤取公使立償之而取予者皆被罰沈邈嘗為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庠後任御史又彈奏庠不可以為執政及庠在洛邈子監麴院因出借縣人負物杖之道死死者實以他

疾而邀子爲府屬所惡欲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曰此何足以爲罪也人以此稱庠長者（出英宗朝名臣傳）

胡文恭公宿爲人清儉謹默内剛外和羣居不譁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宿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宿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黄金子其葬我以此報子宿曰後事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

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學問文章人多稱

之

彭尚書思永清謹長者尤長於吏事年八九歲時晨得
闌遺金釵於門外俄有吏至皇皇然若有求者思永
以物色訪之果墜釵者也即以與之吏謝以錢思永
笑不受在家撫宗族有恩居母喪貧甚終不受饋遺
張恭安公存性孝友始罷蜀州歸得蜀州奇繒物入門
不以適私室悉布之堂上諸母及昆弟姨妹恣擇取
之收卹族人之孤孀者為之婚嫁為人莊重雖家居

衣冠不具不以見子孫

吕諫議誨初祖端卒家日益貧誨既仕自奉養薄甚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為言職前後三逐皆以彈奏大臣不法不去不已由是有鯁直名

歐陽文忠公脩性剛直處善惡黑白明於當路有權勢雖知其設機穽見待必直前觸發之不顧其放逐流離至數年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故自若也脩雖以文雄一時然無忌前好勝之氣喜推轂賢士而身下

之一時間人多出其門

張侍讀環雖資長者然遇事輒言數忤權貴屢黜不悔

恬於進取其不磨勘遷官者率嘗至十餘年

邵康節雍字堯夫衛州人家世貧賤雍刻厲為學夜不

就席者數年雍嘗適吳楚過齊魯客梁晉而歸徙居

于洛蓬蓽環堵躬爨以養父母講學于家不强以語

人而就問者日衆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雍與人言

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

無不親之為人坦夷無表襮防畛不為絶俗之行
張康節公昪忠信儉謹不受請謁分俸禄以及九族故
舊退居十餘年葺田廬於嵩陽紫虚谷澄心養氣不
問時事耆老而耳目聰明
單光禄孟陽與兄熈甚友愛少時熈與人鬬鬬者邂逅
死未有知者孟陽曰家貧親老所頼以養者兄也不
可不代之死乃趍往鬬所以待捕已而死者蘇問孟
陽孟陽告以故鬬者感歎遂不訟

曾舍人鞏少孤奉母孝鞠養四弟九妹甚友愛宦學婚嫁一出鞏力已上出神宗朝名臣傳

司馬文正公光自始立朝至於為相上則為人主之所信下則為海内之所安至於遐陬外夷聞其名者莫不信慕而誠歸之求其所以為之者而不可得端明殿學士蘇軾嘗載光語晁補之之言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則傳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光

實有焉

朱觀使壽昌生數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以浮屠法灼臂燒頂刺血寫佛書冀遂其志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得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繇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再為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

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有白烏集墓上拊

其弟妹益篤爲買田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

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

此

張正議問初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

十頃辭弗受使者在塗而世衡卒乃以還其子古古

用父命亦不受凡蕪廢者三十年元豐中郡守劉斐

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以還种氏

陳教授烈性介僻篤於孝友年十四繼失怙恃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自壯迨老享奉如事生禮寢興晦朔未嘗輟甫冠力學不羣平居端嚴終日不言雖童僕如對大賓里有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數百人父兄有善訓其子弟者必舉烈言行以示之鄉里饋遺絲毫無所受歲收偶有餘推以濟貧乏

馮文簡公京登第時張堯佐倚外戚欲妻以女使卒擁入其家項之中人以酒殽至且示以奩具甚厚京固

辭曰老母已議王氏終弗就

彭待制汝礪與人寡合然有志於善為御史嘗論呂嘉問及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坐奪一官平時與蔡確異趣使外十年確被貶又為之力辨人以此賢之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及其子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及官保信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為并其母葬之又葬其妻且割俸資其女同年進士宋渙

未官而死經理其後甚至

文忠烈公彦博在樞府尼惠普以妖妄就逮有司奏縉紳所與簡牘一時公卿多有之獨彦博無有神宗問其故對曰臣但不知爾如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

趙郡王世開事繼母三十年如一日撫孤姪如已子執母喪哀毀一夕髮半白捐金帛以賙族人之貧及不能葬者已上出哲宗朝名臣傳

王御史回名為睦親廣親宅講書鄒浩貶新州人莫敢顧回獨為之治裝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追詣詔獄人為回懼回處之晏然獄具削籍遣還其鄉回即日徒步出城行數十里其子追及之問以家事不荅

范開府純仁性夷易寛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踈族歿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

蘇司空頌天性仁厚宇量閎遠喜愠不形於色資質端靖雖燕居必正衣冠危坐家人莫見惰容

王貢政存性寛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王存乎少事潁川陳浚浚死無子存貴求得其弟之子官之且卹其家終身嘗悼近世學士貴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存惟一兄蚤世事寡嫂甚謹拊其子如己出

曾閣學孝廣為人嚴重不妄取與平居必正容色大書
修謹二字銘諸座右
任提宮伯雨性剛鯁持論勁正邃於經術文力雄健蜀
人師仰之為諫官僅半歲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
治體
陳覲使瓘篤學有識志不茍合居父母喪廬墓鄉曲重
之初蔡卞知其才待遇加禮瓘不肯附麗瓘恬於進
取雖諸公交薦往往退避迨居言路所疏姦惡雖所

舉不避也

蘇朝散元老外和柔中實勁厲中官梁師成欲見之先使人求其文元老拒弗與為考功也郊恩當任子以季弟元凱早亡乞奏補其仲弟元亮使收養其孤朝廷從之

黄直閣葆光天資剛正尚氣節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為横議所移方蔡京權勢震赫臺諌不敢言獨出力排之時議推重已上出徽宗朝名臣傳

司馬尚書朴累調晉寧軍士曹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守貳為長官使下吏得陷之不唯亂常人且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

譚端明世勣為祕書省正字蔡京得政久其子攸提舉修書館中諂事者皆越次陞擢世勣坐直舍繙書竟日泊如也宦者梁師成貴幸好招延文士立能致人通顯其黨有與世勣鄰居者數致師成意世勣謝絕

之吏六年不遷並出欽宗朝名臣傳

仕學規範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六

宋 張鎡 撰

行己

仁宗在東京魯簡肅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在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怪公来遲當託何事

以對辛先見教兾不敢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
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罪大
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
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
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
臣既易服市人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
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
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

章獻皆用之

范忠宣公純仁調常州武進縣及文正公督公赴官公曰常州遠庭闈願致一近地易許州長葛又不赴文正曰爾前日以遠為言今既近矣復有何詞公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文正公不強之卒終養焉

真宗喜談經一日馮元談易非經庭之常講也謂元曰朕不欲煩近侍久立欲於齋亭閣選純孝之士三數

人止如同人便裘頂帽横經並坐暇則薦茗果盡笑論削去進説之儀遇疲則罷去元薦查道李虚己李行簡三人者預為奏曰道歙州人母疾嘗思鱖羮方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鑿冰脱巾取得鱖魚尺餘以饋母後舉賢良入第四等虚已母喪明醫者曰浮翳及睛但舌舐十日勿藥自痊虚已舐睛二年遂明行簡父患癰極痛楚以口吮其敗膏不唾于地父疾遂平真宗立名之日俾陪侍喜曰朕得朋矣

丁晉公言凡士大夫而恐居大位者先觀其器度寬厚則無不中矣昔趙普在中書呂端為參政趙嘗覘其為事而多之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聖上嘉賞未嘗喜遇聖上抑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也

范文忠公鎮遇人以誠恭儉謹默口不言人過

富鄭公為人温良寬厚與人語若無所異同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知識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反覆熟慮必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

禮絶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常降堦卮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容𪐴踖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効之自富公始也

趙康靖公槩為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志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寛唐

婁師德之徒

端明殿學士蘇軾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

資政殿學士王存性寛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温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某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歴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

故而其守一道

張文定公方平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

寶文閣待制彭汝礪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憂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争争而不得必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

陳恭公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無
及門者
杜正獻公衍爲樞密參政事范仲淹嘗出衍門下數爭
事上前衍不以爲恨而仲淹益服之
范忠宣公純仁文正公第四子長子純祐少有大志不
幸疾廢公與叔季純粹純禮克世其家而公憂國憂
君不以利害得喪貳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
黜廢志氣彌勵人以爲有文正之風焉

龍學滕甫臨大事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栗唯恐有過

張文節公知白在相位謹名器無毫髮之私常以盛滿為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

曹彬字國華真定人平江南倉廩府庫一委轉運使彬無所問師還舟中唯圖籍而已

國子博士毛應佺知賓州郡在合浦之東千里而近地多珠貝犀象沉檀之產前之剖符者往往舳艫相銜

尾竭其土物公北歸之日盡室一舟無錙銖南國之
貨
賈黃中興國中參太宗大政性極清畏嘗知金陵一日
案行府寺覩一隙舍扃鐍甚嚴公怪之因發鑰得寶
數十巨櫃乃故國宮闈所遺之物不隸于籍數不可
計公亟集僚吏啓其封悉籍之以表上上嘆曰貪黷
者籍庫之物尚冒禁盜之況亡國之遺物乎賜三百
萬以旌其潔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盡籍之皆海南明珠蚌胎也在任無不垂涎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預料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奏覆上覽之果然真所謂知臣莫若君也

吕文穆公蒙正以寛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閒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鏡子大安用

照二百里其弟遂不敢復言聞者嘆服以謂賢於李
衛公遠矣盖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扈郎中褒嘗言昔知蘇州吳縣蘇州士大夫寓居者多
然無不請託州縣獨致仕富大監嚴三年無事相委
又邱太博舜元嘗知洪州新建縣洪之右族多撓官
政惟致仕王郎中述安貧杜門衣食不足而未始告
人斯二人者天下固未嘗知其廉節也
范忠宣公純仁知諫院公數以言事上未聽納因登對

面奏曰臣言可用願朝廷采納臣言不可用願罷言職重行竄貶神宗諭曰官家留卿不可堅求去公奏曰臣為言官而言不見信於陛下雖聖恩隆厚臣愈不敢當實無面目居此職任遂居家待罪不就職朝廷知不可強罷公知諫院依前直集賢院起居舍人同脩起居注同管國子監時執政家使所親謂公曰上既堅留公又依所請罷言職仍依已擬除制誥可出而就職矣公曰某言既無狀今雖罷諫院而以美

官見誘是以貪夫畜某也如朝廷用某言則勝於得
美官矣如言不用雖萬鍾亦不敢受
熙寧中王韶開熙州諸將皆以功遷官隍城使桑湜獨
辭不受曰羌虜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
執政曰衆人皆受君獨不受何也對曰衆人皆受必
有功也湜自知無故不受竟辭之時人重其知恥
李垂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閤門祗候李康伯謂之因謂
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

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嘗欲靣折之焉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兾推挽乎道之不行命矣執政知而惡之出知均州

侯叔獻之為尉與管界巡檢者相善縣多盜賊巡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當急相報一旦有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旣而嘆曰巡檢豈以我為負約耶

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專其功也於是盡推捕盜之勞于其下而竟不受賞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尹李絢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子可一見本府推官判官吾當率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不面推官判官而去

孫宣公奭以太子太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

主人到了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奥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陽脩皆一時文士遊賞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

奇花凡園圃之勝無不遊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公吕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吕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嘗出仕葺幽亭藝花木足迹不及城市至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屬輿張盖而訪之不告以名氏洛下仕族多過客衆延卿未始出盖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踈爽閎明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

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陶罇果蔌而進文僖喜其野逸為滿引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吏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之禮數盃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

失翊曰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載爲御史有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明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

丞議郎程顥爲太子中允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年勞乞遷秩特改太常丞已上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仕學規範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仕學規範卷十七至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舉人臣謝錫位

仕學規範卷七

宋 張鎡 撰

行己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鋭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

畏其為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寮佐曰李公髙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辨邪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吕蒙正相公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為不聞而

過之其同列怒之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當固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

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服
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
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無如騃何上意遽解曰
此止是騃耳遂不問及太尉疾亟上問以後事唯對
以宜早名寇準為相云
韓魏公言司馬君實初除樞密副使竟辭不受時公在
魏聞之亟遣人賫書與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
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遜潞

公以書呈君實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後得寛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庄以養羣族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

趙鄰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朝權知制誥逾年卒子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轉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

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為之作傳

以勵天下云

陳恭公再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族子往往獻

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且

賛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

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矣

已上出皇

朝類苑

曹武惠王彬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

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閑閤宴居不妄通賔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此者八年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輙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奉勑江南幹當公事回

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析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攻書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奬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

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記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不足者歟

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偽

公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

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又嘗
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
幕府至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
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非兩浙生否其輕
吾黨也如此覲予識慮髙遠志尚端慤他日植立當
為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為時所上下也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
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

孰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
者
公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踈然吾
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踈也吾安得不恤其
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
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地
下今亦何顔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常均族人并
置義田宅云

文正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黄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令掌吏録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

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參政吳正肅公為人明敏勁果强學博辨能自忖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包孝肅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為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污者曰你一箇司馬家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

諫議大夫田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

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張乖崖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為薄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乖崖之孫堯夫家子以謂買書而為終身之恨近於過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

起居舍人尹公洙當慶歴中與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罷朝政洙亦為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湜按之一日謂洙曰龍圖得罪死矣洙請

其事湜曰龍圖以銀為偏提給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是以知龍圖當得罪死也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也以銀為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某籍可取視之湜閲籍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其後洙在隨州而孫甫之翰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辨論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有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絶口未嘗有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布用事者意

欲害洙逦湜不能自植立耳洙何恨於湜乎甫深伏其識量之翰又言尹洙自謂平生好善之心過於嫉惡之翰以謂信然

尹公天性慈仁内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顔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

陳摶被詔至闕下間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聞

者以謂至言已上出皇朝名臣言行錄

仕學規範卷七

仕學規範卷八

宋 張鎡 撰

行己

端明蔡公襄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辨退亦未嘗以語人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

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内翰蜀郡范忠文公鎮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謹黙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决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乗前無屈

丞相温國司馬文正公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陜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吾君實得無知之乎博

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
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
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
庇風雨有田二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
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
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
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
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

紙上之旨手扎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崇政殿說書滎陽吕公希哲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或問滎陽公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已本一何者為詈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

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為何等人若是
荅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琦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畦畛峭
塹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
測之禍身危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為事物
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
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
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

應其所措置規摹閎大高遠外視如甚略已而詳觀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各有區處故有志必成平居與人接禮下之問勞慰存氣語和易容人過失不以為已忤小大無所較計及朝廷事則守其所當爭及於義理而後止毅然終不可奪

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

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

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

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

萊公也聞一不善事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

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脩身養誠意不可不謹

蘇子瞻有盛名於世而退無自矜之色此為過人

子由崇寧中居潁昌方以元祐黨籍為罪深居自守不

復與人相見逍遥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以
至於没亦人所難能也
門下侍郎韓公維弱不好弄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
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
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
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恥於是宰相文彦
博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静退乞加甄錄以厚
風俗名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韓公性純厚貌重氣和而寡言其遇人不設城府與人語唯恐傷之至當言職論事上前亹亹不窮正直確切無所回隱左右為懼而公益安徐不見聽終不已平生自奉養甚約室無媵妾食纔脫粟一肉所用服器雖敝敗不易篤於孝友家事付昆弟得任子恩亦先推與之為守令本於豈弟而能擊姦豪以安良民其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寖為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

之鈞孜得實公蓋未嘗傍用也公卒不辨其容物不校類如此故司馬溫公嘗歎曰清直勇三德吾於欽之畏焉洛之君子邵雍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此為難爾人以雍言為然

丞相范忠宣公純仁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於彼也

丞相蘇公頌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以事屬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巇或謂其

事迹書札具存可辨公笑曰吾豈為是者
丞相劉忠肅公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
器識為先止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樞密王公巖叟近臣被詔薦御史意屬公而未及識或
謂公曰可一往見之公笑曰此所謂呈身御史也卒
不見
諫議劉公安世儀狀魁碩聲吐如鍾見賔客談論踰時
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性嚴

毅雖家居無惰容子弟進見侍側肅如也其孝悌忠信恭儉正直不好聲色不殖貨財誠心自然非勉強而行之也窮經樂道至老不衰

公嘗知潞州部使者希蔡京旨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然終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違法者部使者亦歎服之公在南京奉祠府尹因徧取宫觀寄居官白直歷閱之或差禁卒或過其數至公獨無其持身廉謹如此

内翰范公祖禹每誦董仲舒之語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謂沖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諫議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節孝徐先生積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

曰脩身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其効甚明其術甚易晩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已上出皇朝名臣言行錄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家召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珠崖吾門可保矣

楊玢靖恭虞卿之曽孫也仕前偽蜀王建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得工部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玢玢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魏咸熙仁浦之子性寛厚任太僕少卿累典藩郡知杭州日晨興視事掌舍卒掛油釭中門簾鈎上正中其額翻汙冠紱咸熙戒左右勿得輒言使老卒亟還卧

內易衣巾而出歸朝大治具賓友集餖陳越中銀釦陶器僮僕數人共舉食案而前相嘲誚足跌盡破之坐客皆失色咸熙殊不變容但令易他器别具蔬果亦不加笞責人皆服其量以為劉寛之比

徐鉉曰江南處士朱正白語人言世皆云不欺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已上出楊文公談苑

仕學規範卷八